

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

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安道 駱山人 石旻

李秀才

唐虞部郎中陸紹，元和中，嘗謁表兄於定水寺。因為院僧具蜜餌時果，鄰院僧亦陸所熟也，遂令左右邀之，良久，僧與李秀才偕至。環坐笑語頗劇。院僧顧弟子煮新茗，巡將匝而不及李。陸不平曰：「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？」僧笑曰：「如此秀才，亦要知茶味，且以餘茶飲之。」鄰院僧曰：「秀才乃術士，座主不可輕言。」其僧又言：「不逞之子弟，何所憚！」秀才忽怒曰：「我與上人，素未相識，焉知予不逞徒也？」僧復大言：「望酒旗玩變場者，豈有佳者乎？」李乃白座客：「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。」因奉手袖中，據兩膝，叱其僧曰：「窳行阿師，爭敢輒無禮，拄杖何在，可擊之。」僧房門後有筇杖子，忽跳出，連擊其僧。時眾亦為蔽護，杖伺人隙捷中，若有物執持也。李復叱曰：「捉此僧向牆。」僧乃負牆拱手，色青短氣，唯言乞命。李又曰：「阿師可下階。」僧又趨下，自投無數，衄鼻敗頰不已。眾為請之，李徐曰：「緣對衣冠，不能殺此為累。」因揖客而去。僧半日方能言，如中惡狀，竟不之測矣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山人

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為並州從事，到任未旬月，有王山人詣門請謁。與之及席，乃曰：「某善按冥數。」初未之奇。因請虛正寢，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，令重簾靜伺之。生與之偕坐於西廡下。頃之，王生曰：「可驗之矣。」紙上書八字甚大，且有楷注，曰：「位極人臣，壽六十四。」生遽請歸，竟亦不知所去。及會昌朝，三策至一品，薨於海南，果符王生所按之年。（出《松窗錄》）

王瓊

唐元和中，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。令坐客取一瓦子，畫作龜甲，懷之一食頃，取出乃一龜。放於庭中，循垣而行，經宿卻成瓦子。又取花含，默封於密器中，一夕開花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固

唐於頔在襄州，嘗有山人王固謁見。頔性快，見其拜伏遲鈍，不甚禮之。別日遊宴，復不得預。王殊怏怏。因至使院，造判官曾叔政。頗禮接之，王謂曾曰：「予以相公好奇，故不遠而來，今實乖望。予有一藝，自古無者，今將歸，且荷公之厚，聊為一設。」遂詣曾所居，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，規才運（明抄本規作視，運作過）寸。良久，去竹之塞，折枝擊鼓。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，列行而出，分為二隊，如對陣勢，擊鼓或三或五，隨鼓音變陣，天衡地軸，魚麗鶴列，無不備也，進退離附，人所不及。凡變陣數十，復作隊入筒中。曾睹之大駭，乃言於於公（於公二字原闕，據《西陽雜俎五》補）。王已潛去，於悔恨，令物色求之，不獲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符契元

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，閩人也，德行法術，為時所重。長慶初，中夏，晨告門人曰：「吾習靜片時，慎無喧動。」乃扃戶晝寢。既而道流四人，邀延出門。心欲有詣，身即輒至，離鄉三十餘年，因思一到，俄造其居。室宇摧落，園圃荒蕪，舊識故人，子遺殆盡。時果未熟，乃有鄰里小兒，攀緣採摘，契元護惜咄叱，曾無應者，契元愈怒。傍道流止之曰：「熟與未熟，同歸摘拾，何苦掛意也。」又曾居條山煉藥，乃亦思一遊，忽已至矣。恣意歷覽，遍窮岩谷。道流曰：「日色晚，可歸矣。」因同行入京。道上忽逢鳴騶，導引甚盛。契元遽即避路，道流曰：「陽官不宜避陰官，但遵路而行。」須臾，前導數輩，望契元即狼狽奔迸。及官至，諦視之，乃僕射馬驄，時方為刑部尚書。素善契元，馬亦無恙。與契元晤，心獨異之。日已夕矣，遲明，即詣開化坊訪馬，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弈，因留連竟日。而旁察辭氣神色，曾無少異，私怪其故。有頃，聞中疾，不旬日而歿。又給事李忠敏雲，此是陶天活，有道術者，中朝奉道者多歸之。天活本安南人，非閩人也，能於入靜日，多神遊諸岳。馬公事人皆知之。（出《集異》）

白皎

河陽從事樊宗仁，長慶中，客游鄂渚，因抵江陵，途中頗為駕舟子王升所侮。宗仁方舉進士，力不能制，每優容之。至江陵，具以事訴於在任，因得重答之。宗仁以他舟上峽，發荊不旬日，而所乘之舟，泛然失纜，篙櫓皆不能制。舟人曰：「此舟已為仇人之所禁矣，昨水行豈常有所伴哉，今無術以進，不五百里，當歷石灘，險阻艱難，一江之最。計其奸心，度我船適至，則必觸碎沉溺。不如先備焉。」宗仁方與僕登岸，以巨索繫舟，循岸隨之而行。翌日至灘所。船果奔駭狂觸，恣縱升沉，須臾瓦解。賴其有索，人雖無傷，物則蕩盡。峽路深僻，上下數百里，皆無居人，宗仁即與僕輩陰於林下，糧餼什具，絕無所有，羈危辛苦，憂悶備至。雖發人告於土官，去二日不見返。饑餒連絕。其夜，因積薪起火，宗仁泊童僕皆環火假寢。夜深忽寢。見山獠五人列坐，態貌殊異，皆挾利兵，瞻顧睚眦，言語凶謾。假令揮刃，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。睹其勢逼，因大語曰：「爾輩家業，應此山中，吾不幸舟船破碎，萬物俱沒，洵然古岸，俟為豺狼之餌。爾輩圓首橫目，曾不傷急，而乃矜然笑侮，幸人危禍，一至此哉。吾今絕糧，已逾日矣，爾家近者，可遽歸營飲食，以濟吾之將死也。」山獠相視，遂令二人起，未曉，負米肉鹽酪而至。宗仁賴之以候回信。因示舟破之由，山獠曰：「峽中行此術者甚眾，而遇此難者亦多。然他人或有以解，唯王升者犯之，非沒溺不已，則不知果是此子否。南山白皎者，法術通神，可以延之，遣召行禁。我知皎處，試為一請。」宗仁因懇祈之，山獠一人遂行。明日，皎果至，黃冠野服，杖策躡履，姿狀山野。禽獸為祖。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。皎笑曰：「瑣事耳，為君召而斬之。」因薙草剪木，規地為壇，仍列刀水，而膠立中央。夜闌月曉，水碧山青，杉桂朦朧，溪聲悄然，時聞皎引氣呼叫召王升，發聲清長，激響遼絕，達曙無至者。宗仁私語僕使曰：「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？」皎又詢宗仁曰：「物沉舟碎，果如所言，莫不自為風水所害耶？」宗仁暨舟子又實告。皎曰：「果如是，王升安所逃形哉？」又謂宗仁所使曰：「然請即君三代名諱，方審其術耳。」僕人告之。皎遂入深遠，別建壇墀，暮夜而再召之，長呼之聲，又若昨夕。良久，山中忽有應皎者，咽絕，因風始聞。久乃至皎處，則王升之魄也。皎於是責其奸蠱，數以罪狀。升求哀俯狀，稽顙流血。皎謂宗仁曰：「已得甘伏，可以行戮矣。」宗仁曰：「原其奸凶尤甚，實為難恕，使行誅斬，則又不可，宜加以他苦焉。皎乃斥王升曰：「全爾腰領，當百日血痢而死。」升號泣而去。皎告辭，宗仁解衣以贈皎，皎笑而不受。（出《太平廣記》）

進發江陵。詢訪王升，是其日皎召致之夕，在家染血痢，十旬而死。（出《異聞集》）

賈耽

唐宰相賈耽秉政，直道事君，有未萌之禍，必能制除。至於陰陽時象緯，無不洞曉。有村人失牛，詣桑國師卜之，卦成，國師謂曰：「爾之牛，是賈相國偷將置於中帽筩中。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。」叟乃如其言所請。公詰之，具以卜者語告公，公於馬上笑，為發巾筩。取式盤，據鞍運轉以視之，良久，謂失牛者曰：「相公不偷爾牛，要相公知牛去處，但可於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鷓巢採取之。」村叟逕詣三門上，見槐樹杪果有鷓巢，都無所獲，乃下樹。低頭見失牛在樹根，繫之食草，草次是盜牛者家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茅安道

唐茅安道，廬山道士，能書符役鬼，幻化無端，從學者常數百人。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，有頃，二子皆以歸養為請。安道遣之。仍謂曰：「吾術傳示，盡資爾學道之用。即不得盜情而炫其術也。苟違吾教，吾能令爾之術，臨事不驗耳。」二子授命而去。時韓晉公混在潤州，深嫉此輩。二子徑往修謁，意者脫為晉公不禮，則當遁形而去。及召入，不敬，二子因弛慢縱誕，攝衣登階。韓大怒，即命吏卒縛之，於是二子乃行其術，而法果無驗，皆被擒縛。將加誅戮，二子曰：「我初不敢若是，蓋師之見誤也。」韓將並絕其源，即謂曰：「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，吾或釋汝之死。」二子方欲陳述，而安道已在門矣。卒報公，公大喜，謂得悉加戮焉。遽令召入，安道龐眉美髯，姿狀高古。公望見，不覺離席，延之對坐。安道曰：「聞弟子二人愚駭，干冒尊嚴。今者命之短長，懸於指顧，然我請詰而愧之，然後俟公之行刑也。」公即臨以兵刀，械係甚堅，召致階下，二子叩頭求哀。安道語公之左右曰：「請水一器。」公恐其得水遁術，因不與之。安道欣然，遽就公之硯水飲之，而嘆二子。當時化為雙黑鼠，亂走於庭前。安道奮迅，忽變為巨鳶，每足攫一鼠，衝飛而去。晉公驚駭良久，終無奈何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駱山人

唐田弘正之領鎮州，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。即王武侯之（北夢瑣言侯作俊，之下有支字）屬也，廷湊生於別墅。嘗有鳩數十。朝集庭樹，暮集簷下，有裡人駱德播異之。及長駢翳，喜陰符鬼谷之書，歷軍職，得士心。曾使河陽，回在中路，以酒困寢於路隅，忽有一人荷策而過，熟視之曰：「貴當列土，非常人也。」僕者寤。以告廷湊。馳數里及之，致敬而問，自云濟源駱山人也，向見君鼻中之氣，左如龍而右如虎，二氣交王，應在今秋，子孫相繼。滿一百年。又云，家之庭合有大樹，樹及於堂，是其兆也。是年果為三軍扶立。後歸別墅，而庭樹婆娑，暗庇舍矣。墅有飛龍山神，廷湊往祭之，將及祠百步，有人具冠冕，恭要於中路，廷湊及入廟，神像已側坐。因而面東。廟宇至今尚存。廷湊清儉公正，勤於朝廷，惠於軍民。子孫世嗣為鎮帥。至朱梁時，王鎔封趙王，為部將張文禮滅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石旻

唐石旻有奇術，在揚州。段成式數年，不隔旬必與之相見。至開成初，在城親故間，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。盛傳寶曆中，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，子弟皆在，時暑月，獵者進一兔，錢命作湯。方共食，旻笑曰：「可留兔皮，聊志一事。」遂釘皮於地，壘壘塗之，上朱書一符，獨言曰：「恨校遲，恨校遲。」錢氏兄弟詰之，石曰：「欲共請君共記卯年也。」至太和九年，錢可復鳳翔遇害。歲在乙卯也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，按見《西陽雜俎》五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